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五十七之五十八

新編 國朝 詩集 卷之六

清 乾隆 二十六年 歲次 丙申 春 月 日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

咸豐十年庚申七月庚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本月初五日。夷人先後占踞石縫礮臺。竒當將大概情形恭摺馳奏在案。至大沽營壘經營已經三載。計費帑項數十萬。籌畫之周備。防範之嚴密。無以復加。無如該夷窮兇極惡。視死如戲。每攻一處。誓以不得不已。所有新河唐兒沽石縫三次之戰。竒在礮臺瞭望。我兵槍礮一發。該夷紛紛例斃。其餘各夷始猶拖拉屍身。繼而置之不顧。遂踐踏屍身。抵死前進。三次擊斃夷匪三四千名。而石縫一戰為最多。當石縫礮臺與該夷相

持之際。因海河阻隔。不能派隊前往應援。只得用礮接應。石縫礮臺既失。北岸藥庫又被炸子然著。已無可抵敵。且我後路已為該夷所踞。若以步隊來撲。石縫礮臺內以大礮策應。我兵萬難抵禦。徒損傷將士。於事毫無補救。查該夷之意。無非欲盡得兩岸礮臺。情知不敵。莫若息兵罷戰。牙當即傳飭各營。豎立免戰白旗。牙是晚戌刻。統帶馬步官兵。徐徐撤退。本應防守天津。以扼

京師門戶。查該夷處心積慮。全在天津。且天津府城濱臨海河。雖有新築環濠圍牆。較之大沽。不啻天淵。該夷水陸並進。仍是不能扼守。現在秋成將熟。徧地高粱。天津環濠以

外尤為稠密。易於藏奸。我軍不能看視。自應仍在通州迤南屯紮。距京既近。聲氣可以相通。其天津礮臺。安設大礮。擬即運送回京。小礮及調防之旗綠官兵。一並撤至通州。現在山海關無須設防。所有該處之現在調防馬步官兵。擬令副都統增慶管帶來通。各項官兵。一經到齊。共計馬隊七千名。步隊萬名。兵力不為不厚。儻該夷敢於北犯。臨時酌量。總須與之野戰。斷不可株守營壘。轉致受敵。各項官兵到齊。所有原在通州河西務防堵官兵。擬請撤回京城。以資防守。其前調各省滿漢官兵。可否暫停來防。以免眾心搖動。再提督樂善原在擘營內。擘留心查看該員心

地純正。操防謹飭。隨同拏布置一切。無不竭盡心力。妥為辦理。前因北岸喫緊。經拏派赴石縫礮臺。該提督誓眾死守。初五日之戰。自卯初至午初。奮力抵禦。三時之久。力竭捐軀。可否照提督例從優。

賜卹。並於海口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之處。出自

皇上逾格鴻施。其餘傷亡官兵。容俟查明再行覈辦。至拏於海口地方。布置防守。已及三年。計費帑項甚鉅。現於數日內。連失小村二座。並兩岸礮臺營壘。各項大小器械。以致夷勢益張。實係拏無能調度。乖交勞師糜餉。誤國病民。咎無可辭。應請

旨將努交部從重治罪以示懲儆。

諭內閣直隸提督樂善久歷戎行戰功疊著茲在海口防所陣亡殊堪憫惻著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該提督有無子嗣著該旗查明具奏並著在海口建立專祠以慰忠魂。

又

諭僧格林沁辦理一切未能周妥實屬咎有應得著拔去三眼花翎革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以示薄懲。

僧格林沁又奏竊努於本月初七日在楊村逢次承准軍

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通州為京師屏蔽。而天津實為通州門戶等因。欽此。查天津濠牆周圍三十餘里。處處皆可撲犯。雖有大小礮位。為數無多。不敷分布。該夷礮火猛烈。天津濠牆斷不能抵禦。該夷若以步隊直撲濠牆。兵力即不能支。再以船上大礮攻擊。兵勇腹背受敵。且天津海河向無防具。一時置造安設。趕辦不及。夷船一經駛至。郡城即在濠牆以內。兵勇何能駐劄。必致閭閻人民咸遭荼毒。該夷之意。原在天津計其船隻。不日即可駛至。矧目覩情形。審度時勢。天津實無防守之法。不得已駐兵通州。以固

京師。且天津再經接仗。設有挫失。辦理撫局。更形棘手。是以

月初六日路過天津。已飭運司崇厚將礮位防兵趕緊一併撤退。以示不疑。此時惟有設法轉圜。使該夷及早在津就撫。不得再有決裂情形。至粵是否即赴通州。未敢擅便。現在蔡村暫駐。恭候

訓示遵行。再初五日戌刻。粵出大沽時。督臣恆福尚在該處。以備照料一切。合併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天津無可守禦。現在蔡村候旨。現擬調兵固北面之防。自請治罪各一摺。業經明降諭旨。將樂善照提督例從優賜卹。准於海口建立專祠。並將該大臣拔去三眼花翎。革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以示薄

懲矣。天津既無可守。該大臣擬於通州迤南屯紮。將天津礮位。及在防官兵。撤至通州。並將山海關馬步各兵。一併交增慶帶往。所籌均尚周妥。即著照所議辦理。其通州河西務原駐官兵。毋庸撤回京師。該大臣將所帶官兵。留於通州駐紮。即著迅速來京。面授機宜。再行回至防所。節節向前布置。以衛京師。

直隸總督恆福奏。七月初五日。該夷攻占北岸礮臺。後事勢危急。即經鄂諄述迭次欽奉。

諭旨。力勸僧格林沁帶兵退守。該大臣仰體聖心。即於是日酉刻。帶領官兵。前往通州駐紮。適該夷通事官巴姓。及夷官五人。來與鄂相見。聲稱北岸礮臺。已為占踞。即

欲將南岸礮臺立時交出。方肯息兵。努以防兵既撤。礮臺空虛。與其為該夷攻占。不若即允退出。免致擾害民居。並可穩住該夷。使僧格林沁安穩而行。不致再有交仗之事。當即繕就照會。交付該夷去後。努暫留大沽。與該夷兩次面晤。竭力開導。阻其直撲天津。欲其先議和而後論戰。據該夷云。必須中國

欽差與其兩國公使。彼此商辦。並言如果優禮相待。尚可和議。早成。否則萬難定議。且欲將先後所約各條。一概允准。方肯罷兵。各等語。努以津郡地方緊要。再四勸阻。以期展延時日。無如該夷言詞桀驁。未肯允從。其意其勢。非先占踞天

津不止。努等已於初六日申刻。自大沽折回。初七日子刻。行抵鹹水沽。當即先將勸阻該夷未允情形。具函飛致。欽差文俊。恆祺。妥速籌辦。一面趕緊回津。再與文俊等詳細面言。以冀暫緩用武。努因事機危急萬分。是以未及先行奏明。不揣冒昧。臨時變通辦理。謹將照會底稿。照錄恭呈

御覽。

恆福又奏。正在具摺間。探見鹹水沽河內。已過該夷兵船數隻。其直撲郡城之勢。已屬顯然。合併附片陳明。

硃批。覽。

西甯辦事大臣文俊。武備院卿恆祺奏。竊本月初六日。自

大沽撤防。並天津駐守濠牆各兵。調赴通州。愚氓無知。皆為震動。鋪商漸有歇業。即在官人役。亦皆潛逃。伏思天津密邇

京師。地方最為緊要。現在該夷雖因豎旗息戰。究恐性情叵測。反覆無常。藉無兵勇。直達津門。設郡城再被占踞。則辦理尤難措手。更恐土匪乘機滋擾。為害益甚。昨據探報聲稱。自僧格林沁撤防後。南北礮臺。盡被該夷占踞。各營門亦俱有夷兵把守。督臣恆福在大沽現已被圍。文報不通。等聞信之下。焦灼萬分。唯有仰懇

皇上飭令地方官。聚集紳商。亟籌保衛。以固結人心。更請

諭令簡派重臣。迅速前來。俾該夷早為就撫。免致別生枝節。

諭內閣。桂良。恆福。均著授為欽差大臣。桂良並著馳驛即赴天津。

會同辦理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礮臺撤防。退回津郡。並文俊等奏。津兵撤調。赴通。人心震動。應亟籌保衛。各一摺。並據恆福將給與夷人照會呈覽。均已閱悉。本日已授桂良。恆福為欽差大臣。併令桂良。即日馳驛赴津矣。著恆福即行先給與喚咈照會。以現已派桂良。及該督為欽差大臣。前來商辦。俟桂良到津後。即當知照該夷。訂期晤商一切。該夷等得此消息。暫不至即肆猖獗。津城防守事宜。雖不便明為辦理。亦不可不暗中防範。該郡團練已

先後派令焦祐瀛。張之萬。陳鴻翔。回籍辦理。即著恆福。於該少卿等到津後。仍遵前旨。悉心會商。在津城附近一帶地方。擇要駐紮。激勵士民。實力經畫。務使民團人心固結。庶夷人不得肆其衝突。至津城後路。凡屬入京要道。尤應妥為勸諭。將守衛捍禦各事宜。迅速籌辦。是為至要。恆祺著留津。隨同桂良。恆福。辦理議撫事務。文俊著即來京。

署江甯將軍京口副都統巴棟阿奏。竊於六月二十七日。西甯鎮總兵馮子材。接據瓜洲水營黃巖鎮總兵黃彬函稱。二十一日酉刻。有鬼子礮船一隻。經過瓜洲江面。係紅毛旗號。當即飭令題升都司黃正榮。駕船駛前查探。見其

船上有紅毛鬼子二名。水手鬼子數名。甯波人十餘名。問其來歷。意欲何往。所帶是何貨物。據說係啖咭喇。由上海來。係奉該國欽差使臣委命查看江面。並無貨物。都司黃正榮諭以前途賊界。不可上駛。該夷稱以不到賊境。只是游看江面耳。隨即檢出付與鎮江元戎小書一封。又將耶蘇書三本。送與黃正榮。禮送下船。稱說三二日即回等語。揚帆上駛。至今未回。特將該夷小書一封。函達前來。旋經馮子材轉送。岑閱看。伏思該夷船由滬入江。竟行上駛。是否確係察看江面。岑等並未接有明文。先期知照。惟聞其夷信。有到金陵傳教散書之語。是其與賊相通。已屬顯見。

而夷情叵測。難保不為其勾結。當此江南軍務決裂之時。若不設法嚴禁江防。更難保無船繼進。努因事關外夷駛進內江。抑且有關大局。不敢墜於

上聞。相應請

旨飭下署督臣薛煥。斟酌情形。設法籌計。勿任夷船上駛。致生意外之虞。於軍務甚有裨益。所有駐防江面下游各起師船。於該夷駛船揚帆上駛。並不攔阻。亦不隨時稟報。豈竟毫無知覺。實屬疏於防範。應請

敕下李若珠。查明奏請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已棟阿奏。夷船入江上駛一摺。據稱。六月二十一